老城旧事

# 自序

我的心愿是能够自己写一本书，作为礼物送给自己，送给别人。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竟然真的靠自己一字一句来完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因为我自己认为，写作这种事，一定是那种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人才能完成的事，所以我一直担心我是否可以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况且我不是诗人，我不懂诗文的神阙妙用；我不是作家，我不以笔墨为本钱糊口营生；我不是记者，我不为用我者摇旗呐喊；我不是下九流，用我的雕虫小技来讨有钱人的欢心。我仅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份子，只不过已经觉醒。我想与天下善者结缘，我想为觉者解脱烦恼；我愿为道友开悟，使你具有佛性和慧根；我真的想和谐三界，做众生黑暗中的明灯，我用我的心虔诚的为所有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祈祷：忠心祝愿天下所有有缘的人一生平安，吉祥如意，健康快乐，共享天伦。

我也不是神仙，我也不是上帝，我更不是点石成金的救世主，我不是能普度众生的观世音。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我并不是强买强卖非要你看我的掘作，我更不是为我一己之私而蛊惑人心。我只是想在茫茫人海中广结善缘，寻找知音。有句哲语说得好：有缘者千里相投逢知己，无份者擦肩而过不相识。亲爱的朋友，看到这里，你觉得我们有缘吗？如果你认为我们有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莫逆之交，如果你觉得无缘，从此就可以屏蔽了我，免得废了您的眼镜。任何东西都讲究个缘分，漫说我本身就不是佛，即使我是真佛，到了你面前也难能度化无缘之人。

我也不是旁门左道，我不会引你误入歧途。尽管我也信奉三教，但我从不坚信更不鼓吹何教万能；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志士，但我相信科学和哲理，我相信道法自然。我虽曾今皈依佛门，但我从未受戒，我不信什么生死轮回，三世因果，超凡脱俗，极乐永生。我不是道门之徒，我不懂什么修仙者骨之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什么三教同气连枝，唯我道家独尊。我虽读过几年国语，但我从来不信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更不是愚昧的封建迷信的追随者，我更不相信什么天堂地狱，来世前生；也许这就是命吧，有些人总是认为自己的命运坎坷而怨天尤人，并且满腹牢骚地发泄自己的私愤，说什么“自古天地不公，历来鬼神有私”，总认为“才高命蹇古来多生不逢时奈如何”，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只要你能把虚伪的自己隐藏起来，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那么你就会感到时间的一切都是公平的，也是美好的。

我想不到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会给予它怎样的评价，会有怎样的体会和感受，但是我都很感激你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它身上。如果看完这本书给你的感受就像是和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在一个冬日的暖阳下坐下来，聊了聊天，那么这样看来，我这个心愿，还是成功的实现了。

安阳 二〇一八 清明

# 第一回 游故地触景生情 忆往昔睹物思人

今年清明前，因公出差，我有幸又来到了我曾来过并特别难忘的老城，然而，我凭着我的记忆，并查地图乘公交又找到了那棵大榕树和那栋小洋房，可现在已经是物是人非，小洋房已是一所“金太阳”幼儿园了。当我一个人站在那棵大榕树下，注目凝视着幼儿园内活泼快乐的小朋友那天真无邪地嬉戏，再追想到当年这栋小洋房的主人，不由得我就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仲夏，天气非常闷热，就是整个晚上都没有一丝凉意，所以很早那河堤上就出现了晨练的人。这时天空中就还有稀疏的星星在眨巴着眼睛，好像是忙活了一个晚上已经是又困又乏的样子。前面霓虹灯下有个熟悉的身影，像往常一样，头上扎了条白毛巾，上身穿一件月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浅灰色长裤，用两条一指宽的松紧带束着两条裤腿，脚上穿一双36码的半胖不瘦的黑平绒圆口布鞋，一双浅灰色锦纶丝袜，双手握着一把长把子的千叶扫帚，非常吃力而又认真地在打扫着街道上的垃圾。当你仔细打量时才发现，她，本来是个残疾人，手脚不方便，从她挪步的姿态才能看出她走路是一瘸一拐的。凡是路过的人都会热情地向她打声招呼：“芳妈，早！ ”，她也会亲切地回敬：“您早，您早！ ”。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她才吃力地把这段街道的卫生打扫完毕，这时，她已经是满头大汗，精疲力竭。

当她扛着扫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她的小屋前时，天已经大亮，街道上和小屋前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大人有小孩，有男人也有妇女。还没等这个跛脚清洁工回到她的门口，就有人忍不住迎上来说“芳妈，别回去了，您还是躲一躲吧，二林他妈早就兴师问罪来了！你还是不招惹她好，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没等这个人把话说完，只听见“啪”冷不防一个耳光打在了叫“芳妈”的这个老太太的脸上。芳妈连续向后踉跄了好几步，要不是旁边有人扶的及时，恐怕芳妈真的就被掴倒在地上。

二林妈还不住嘴的骂道：“你真是个老不要脸，已经土埋大半截的人了，还有多大的骚劲，已经受了二十年寡了，现在又要梅开二度，再说要找也找个半死老头算了，你好不该拿我家二林开涮呀，我家二林才二十六岁，你已经都五十八，比我还大三四岁哩，整整差了一代人还多，你像话吗？你不是明明糟蹋我家二林吗？要早些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当初就不该让我家二林来搭理你，省的这时候祸害人……”，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废了很大劲总算被一帮看热闹的人连拉带拽地架走了。剩下芳妈呢？闲的非常镇静，用她那只左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从容地从腰间裤腰带上，摸出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了小屋的门锁走了进去。这时看热闹的人自己也觉得无趣，精明的人早已经开溜了，芳妈进屋后却失声恸哭起来，刚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徐承志学成回国 刘玉芬许配终生

前文表过，二林妈大闹一场之后，看热闹的人也不欢而散，那么瘸腿老太太回到小屋里，一头扎倒在一张三条腿的小床上，呜呜地恸哭了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且听我慢慢地道来。

这位跛脚清洁工叫刘玉芬，今年五十八岁，是浙江温州人，从小生于富贵之家，也属名门之秀。她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一名富商，三个儿子，就这一个宝贝女儿，况且，玉芬从小就聪明伶俐，见三个哥哥在私塾读书，后来有两个哥哥上了黄埔军校，自己也立志读书，后来也上了浙江女子师范，那时候可谓是窈窕淑女，赛过月宫的嫦娥，一米六八的个子，纤纤杨柳细腰，一头明亮的乌发，学生头，前面留着刘海，两条剑眉格外分明，一双明眸炯炯有神，笔直的鼻梁显得美俊，口含碎玉，齐齐整整，口不涂而朱，脸不搽而粉，举止中度，德兴优贤。当时有很多名门望族前来提亲，都被婉言谢绝了。这样也得罪了不少王公权贵。她的父母因此也被气的病倒了，全家人一筹莫展。正在这时，一个美俊小伙子出现在了她的面前，这个人是谁呢？他叫徐承志，浙江奉化人，他出生于一个资本家，当时他家有很多产业，有丝绸厂，典当行，还有粮行。当时他家的收入可算得上日进斗金了，他是徐门的独生子，上无兄，下无弟，从小聪明好学，十六岁那年他的父亲便送他漂洋过海去了日本留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便和一些热血青年回国，立志要报效国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也就是在一个青年学生运动会上，见到了热血沸腾的刘玉芬，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刘玉芬碍于羞涩，含情脉脉地暗送秋波，而徐承志呢？更是英雄爱美，直言不讳地紧追不舍，就这样没几天两人就卿卿我我，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了。刘玉芬是个开朗的女性，干脆直接就把徐承志带到了家里。那时候还是封建社会，几千的的封建枷锁还束缚着整个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更是讲究这个，什么三纲五常啊，三从四德呀，好男人可以到县，好女人只能到院，什么男女有别呀，授受不亲啦，等等等等。你想，像刘玉芬这样的家庭能容忍她这样大逆不道、胡作非为吗？不能，完全不能！她再怎么给父母解释，刘玉芬的爹娘就是无法接受，硬是觉得自己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女儿有失家教，不合体统，便让家里人把徐承志轰出了大门，把玉芬锁在了楼上，吃喝拉撒都由女佣人侍候着……

谁知，玉芬是又哭又闹，绝食，卖傻又装疯，就这样没日没夜地闹了三天，玉芬的母亲受不了了，对自己的女儿是既爱又恨还心疼，如果不随女儿，养了这么大，女儿连命都没了，如果随了女儿呢？老头的脾气又很倔，万一要是想不开怎么办？就在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时刻，刘家的大公子刘玉忠从黄埔军校回来了。刘老夫人一见大儿子回来，赶忙把家里所发生的一切，给刘玉忠从到到尾、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刘玉忠显示安慰母亲一番，随后便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之间父亲用一条朱红色的杭州锦缎被子蒙着头，脸冲着里面躺着，他便轻轻地叫了声“爸”，刘老汉一听是大儿子声音，急忙翻过身，紧紧地拉着玉忠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儿啊，眼下时局这么紧，你怎么有空回来了？咱家的天也塌了，我是当不了这个家了……”。

刘老汉就像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似得把积压在他心里的一肚苦水，倾倒了个干干净净。刘玉忠听罢脸色铁青，安慰了父亲几句，起身离开了正房，径直上了玉芬的秀楼，但只见房门从里面闩着，叫了几声也不见动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管别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 第三回

书接上回，闲言少叙，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话说刘老汉出身于晚晴一个贵族家庭，靠祖上打下了坚实的坚实基础，况自己又文高武广，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革命军推翻满清政府后，刘家也自然失去了仕途，再也做不了官了，于是凭借着经济实力雄厚，弃官从商。置办了工厂，布庄和粮行，可谓是家赀万贯，富甲一方。

刘老汉名叫念祖，自幼娶妻陈氏，生三男一女，个个聪慧。再说刘念祖一直怀有一颗报国之心，所以，不但没有荒废三个孩子的学业，而且还送大儿子玉忠、二儿子玉国都上了黄埔军校，三儿子玉堂是文职，一九四二南京失陷后，便随政府官员迁往了重庆，大儿子黄埔毕业之后一直在滇黔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这回日本投降了，他这次是奉命调回，北上安徽，目的是抵抗并消灭新四军的。老二玉国，跟随了李宗仁，在河北台儿庄战役中，和日军血战三天三夜，壮烈牺牲了。老三玉堂虽在重庆政府工作，后来看到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民心，在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之后，在共党要员李克农的指引下也投奔了延安，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都是后话，暂且不表。再说刘玉芬在杭州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后，一心爱国，并参加了杭州女子激进会，一贯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为中共南方局地下交通站做过大量工作，这二次遇上徐承志，纯属偶然。青年学生运动会上，刘玉芬慷慨陈词，一针见血地列举了国民政府的罪状，被刚学成回国的徐承志刮目相看。天啊，一个二八女子，便见识卓越，出类拔萃，不由得一种钦佩之感偶然而生。因此，在运动会结束之后，人群散尽，可徐承志却久久没有离去，只是目不转晴地看着刘玉芬发呆，神情都有些茫然。等刘玉芬收拾完自己的演讲稿和其他一些物品，从徐承志的面前走过时，才不经意地发现这个小伙子原来是一直关注着自己啊，便下意识地打了个招呼：“你好”“你好”徐承志也很礼貌的回了一声。等刘玉芬擦身走过，见他还是站在那一动不动，便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念头：他是不是想参加我们的组织呢？想到这里便转过身来，走到徐承志跟前，微笑着轻声问了声：“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高就？要不也来参加我们的革命吧？”徐承志倒有些腼腆了，脸一红，头一低，两只手不自在地搓揉了几下，调侃的回答：“不好意思，我叫徐承志，刚从日本留学归来，计划半个工厂，还没有选好地方，本次来温州，就是为了谋求发展......”“好啊，有志向，我叫刘玉芬，看你也是个有识之士，热血青年，如果在这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只管吱声，我父亲可以帮你......”就这样，闲聊之中互通了姓名和住址。从此，两人便经常来往，有时还彻夜畅谈，谈理想，吐抱负，绘制美好憧憬，设计着人生目标。一来二去，两人便产生了爱情，所以，就有了前文的那一幕。刘玉芬的性格比较开朗，做事雷厉风行，风风火火，本想把徐承志带到家里给父母一个惊喜，没想到弄巧成拙，不但没被父母认可，反而被困黄鹤楼，还把父母气了个半死。书要简短捷说，言归正传，刘玉堂本想着这次北上凶吉未卜，万一有个马高蹬低，也没和亲人见上一面，所以，趁整军之际回家看看，但没想到碰上个这茬儿。听完父亲的讲述，也气得浑身发抖，觉得妹妹这样做也实在有些过分。本想上楼去劝说妹妹别再固执，先给父母道个歉，等父母顺过这口气了，他们的事以后慢慢再说。没想到当他起身上楼一看，楼门紧闭，先是叫了一声，不见动静，双手一推才知道从里面闩着。一想事情不妙，飞脚把门跺开，抬头一看，只见玉芬已悬梁上吊。玉忠急忙抱着玉芬的身体，用力往上一托便卸了下来，往床上一放，一动不动，脸面黑青，张着嘴，舌头伸出口外有半尺来长，两眼瞪得像两只乒乓球似的，玉忠见状不由得嚎啕大哭，真是哭声如雷，惊天动地。惊动了刘府上下所有的人，刘老汉也没病了，把被子一撩，光着脚径直跑到了楼上，抱着玉芬的尸体，痛心疾首地哭道：“儿啊！咋你这么傻呀？难道你就不为爹娘着想，咋能走这条路啊......”陈氏老夫人更是哭得悲哀不止，死去活来。这时，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提着药箱，穿过人群，来到床前，急忙用手指着玉芬的眼睑看了一下，又伸手把了把她的脉搏，随即打开了药箱，从药箱里取出个布包包，一层一层地打开布包，从布包里层抽出根银针，直接扎在了人中穴，手疾眼快，从布包里抽出了几根银针分别扎在了虎口，百会，命门和谭中穴。满屋的人，有家人，奴仆，丫鬟，侍女，父母，兄嫂，这么多人。可都连大气都不敢出，静的发瘆。就连根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过了有半袋烟的功夫，只见玉芬的胸脯一鼓，从玉芬的喉眼里冒出一声：“咕......”随即双腿一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这时郎中才从兜里掏出了手帕，擦拉擦额头的汗珠，收起自己的银针，提着自己的药箱，向刘老汉夫妇摆摆手说：“没事了，让她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不过我可是提醒你们一句，她的性格刚烈，遇事不能硬戗，剑太刚比折嘛......”说罢便下楼走了。刘玉忠送出门外，千恩万谢，从身上掏出一沓票子，硬塞进郎中兜里，以作酬谢救命之恩。郎中又在玉忠耳边低语一番便转身离去，等玉忠重新返回楼上时，其他人等一概离去，就只剩下刘念祖父女三人，刘玉忠便劝说父母要深明大义，不拘小节，放下陈观旧念，成就玉芬的婚事。欲知刘老汉夫妇是否答应，且看下回便知。

# 第四回 徐志摩及时徐继武 刘念祖成全刘玉芬

前文表过，刘小姐爱上徐承志后，没经家人同意便私定终生，并把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领回了家里，却被刘念祖这个老封建轰了出来，并且把自己囚禁在了楼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可刘玉芬正处在热恋之中，一会见不着徐承志就如没了魂魄似的，心神不定，如坐针毡，任凭她在楼上再怎么闹腾，刘念祖就是不理不睬，反正不允许小姐下楼。一贯刚烈的刘玉芬，一见父亲铁了心地跟自己作对，觉得如果失去了徐承志，即便活在这个世上，也是一具行尸走肉，根本没什么意义。可是尽管自己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仍然无济于事，干脆把心一横，便悬梁自尽了。也算是她命不该绝，这是正好刘玉忠上楼来了，从黄泉路上把她拉了回来。可是，有人要问：前文表过是一位郎中来的及时，且用银针扎了几处穴位才醒过来的。这个郎中究竟是谁，他又是怎么赶过来的呢？无巧不成书，且听我慢慢给客官解释。

这个郎中，姓许名继武浙江宁波人，从小随父亲行医来到温州，开了个仁济堂药铺很有名气，他又勤奋好学，现在已是誉满温州，独树一帜。自从徐承志学成回国来到温州之后，便住在了仁济堂隔壁的悦来客栈，时间一长，徐承志便成了许继武的座上客，两人经常相互学习，随意交流，也算得上是无话不说。眼下徐承志因情所困的局面，许继武当然一清二楚，虽有心帮他却无从下手，两人正因此事抓耳挠腮，一筹莫展时，药铺的小伙计倒想出个办法来，小伙计说：“先生倒不如直接去保媒，你想刘念祖本是个凡事都很讲究的人，遇上这档子事，必定大动肝火，肝火旺能不伤身？这会儿已经病倒了，你去他家附近行医，自然就有了跟刘老汉接触的理由。如果能顺利进了刘府，见风使舵，如果刘老汉能说出他的病因，就会提到徐公子和刘小姐的婚事，你就可以见缝插针地解开刘老汉心里的疙瘩。如果再有机会能见到刘小姐，岂不更美？现在就让徐公子写封书信，由你转交给她，先把刘小姐的心稳定下来，按徐公子所描述的刘小姐的性格，可千万不敢出什么差错......”许继武一听有道理，次日清晨，洗漱完毕，匆匆吃了点早饭，雇了辆黄包车，便按照徐承志的指引，来到了刘府附近，时值正午，肚子也有些饿了，便在近处找了家饭馆，刚坐下，有店小二递上茶水，一边倒着茶，一边问道：“客官，吃点什么”许继武问道：“就来碗茶吧，啥茶都行”“好嘞”店小二吆喝一声，飞奔而去。不一会，端上一盘热腾腾的麻辣豆腐和一碗米饭，因许继武心中有事，所以狼吞虎咽的吃着。正在这时，只听得饭馆对面街道上乱哄哄的，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许继武急忙站起身，从身上掏出了几个铜子儿放到桌上，说了声“掌柜的，结账”话音刚落，人已经到了门外，这时才听见过往的人群说“哎呀，不好了，刘家小姐上吊了”。许继武一听，汗毛倒竖，不由心内一惊，出了身冷汗，心想：糟了，刘小姐如果没命了，你徐承志也就没戏了。许继武正在彷徨进退两难之际，从对面跑过来一个女子，十五六岁，见着许继武拉着就往回跑，弄得许继武不知所措。等急急忙忙进了刘府大门。许继武才似乎明白过来，这个女子本是刘府的一个丫鬟，这几天是专门伺候刘小姐的，一连几天刘小姐茶饭不思，油盐不进的，把这个丫鬟也吓坏了，三番两次向老爷太太禀告，老爷正在气头上，虽然心疼自己的女儿，但也绝不会服软。其实丫鬟更是心疼小姐，这不，这回正在太太房间劝说太太哩，便听见少爷传来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声，丫鬟知道事情不妙，她并没有上楼去看究竟，径直一溜跑出大门去找郎中去了。正巧在大街上歪打正着的碰见了许继武挂了个药箱，就知道是个行医的郎中，便二话没说，拉起许继武的衣襟撒腿就往回跑。不管怎么说，说许继武来的正巧，总算是替刘小姐捡回了一条命来。

许继武是刘玉芬苏醒过来，送了一口气，叮嘱了刘老汉夫妇一番便起身告辞，等刘玉忠把许继武送到大门以外，许继武便如此这般地交代了刘玉忠一番才离去，刘玉忠望见许继武走远了才抽身往后走，刘玉忠低头回想着刚才许继武说的话，句句在理。是啊，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权衡利弊还是不能叫家里出了人命。便下决心开始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一定要让父母成全妹妹的这桩婚事。

还好，在刘玉忠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刘念祖夫妇总算是想通了，便答应了刘小姐玉芬和徐承志的婚事，并在当月就给她俩完了婚。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刘玉忠在家住了三天，归队后随即出发，赶赴安徽安庆一带，由于不忍心兄弟互相谋杀，毕竟新四军也是中国人嘛，总是对新四军网开一面，后来，被杜聿明给了个降级处分，再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徐州战役中，也牺牲了，这正是空有雄心报国志，自古霸王空留名。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有情人终成眷属 展宏图比翼双飞

上回表过，经过刘玉忠的苦心劝说，刘念祖夫妇最后让步，成全了女儿刘玉芬的婚事。但有一条，不过门之前还是不允许徐承志住在府上，只好差家人来回走动，从中周旋此事。选定婚期后，徐承志便给家里写了封书信。刘家便差人从奉化那边过来，送来了聘金和彩礼，也不知都是啥东西，反正是用一辆马车在刘府门口卸下好几只红油箱子，并且还有徐承志父亲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内容是：“亲翁兄鉴：初次致书，深知冒昧，甚感不安，况山高路远，吾亦身体欠佳，故未能亲临贵府，登门拜谢。弟实属惭愧，望兄见谅。今兄人疼割爱，把千金下嫁犬子，乃吾祖上之德，实感荣幸之至，但兄放心，尔之千金乃吾之心肝 ，胜如已出，亦是吾族之福星，更何况吾膝下无女，更是如获至宝，故不劳仁兄挂心，放怀是盼，弟：徐庆瑞顿道。”刘念祖看罢收起信笺，心里像蜜罐似的，乐开了花。刘老太太陈氏也是笑的合不拢嘴，就更别说刘玉芬那高兴劲了。她那春分得意的样子，更是难于言表。次日，刘念祖到街上找了一个“阴阳仙”掐算了半天才选定一个黄道吉日，给玉芬他们完婚。

临近婚期，徐府这边更是热闹非凡，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的，不必说，典礼这天，徐府上下张灯结彩，披红挂绿，旌旗招展，锣鼓喧天，灯笼火把，彻夜通明。早有家人奴仆把整个徐府内外打扫的干干净净，门前的两行大红灯笼直通大街，厅堂几案上由徐庆瑞亲自摆放了祖宗牌位。供桌上摆上了祭祀了贡品，山珍海味样样俱全，院子里的香案上，红灯蜡烛香烟缭绕，大门口用三丈六尺红绫缎子并结了三个箩筐大小的绣球，从门楼一直垂到了地上。天刚放亮，帮忙的，送礼的人就络绎不绝，熙熙攘攘，贺喜的人有达官显贵，富豪乡绅，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徐庆瑞老两口更是神采奕奕，心花怒放，从很早就在门口一直招呼着所有来贺喜的客人......

午时将近，徐府门外，人头晃动，翘首探望，鼓乐声中，远远望见一簇人马迎面而来，只见仪仗整齐，威风凛凛，徐承志坐骑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头戴冲天翅新郎冠，穿戴整齐，十分\*\*\*。后跟一顶精工细作，挂着绣有龙凤呈祥轿帘的五彩大桥，抬轿的人已累得满头大汗，东倒西歪，吹鼓手们鼓破了腮帮，仍然是前仰后合，府门外早有迎亲的伴娘等候。一见彩轿落地，连忙上前搀扶着新娘下了轿，只见新娘穿着一身大红嫁衣，三尺见方的红盖头蒙着脸，两只小脚，迈着轻盈的碎步，在伴娘的搀扶下，小心翼翼颤颤巍巍地走进院子，来到正堂，在司仪的吆喝下拜了天地，被送入了洞房，这真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新婚过后，年关将至，人们开始忙碌着过年的东西。这天，承志正在书房整理着自己的东西，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声：“门上谁在？有人嘛”

“诶，诶，请问，你哪位？找谁呀？”能够听出这是家人的声音。

“有个叫徐承志的，是住这吗？”

“是啊，是啊，那是我家少爷，找他有事吗？”

“这里有他一封信，你就替他签收吧。”

“也行，也行，不过少爷在家呢，还是让少爷签收吧，说罢朝里喊了声少爷，有你的信件。”

这时，徐承志应声而出，见到来人便彬彬有礼地抱拳当胸，热情地微笑着说“邮差辛苦了，信是哪里来的？知道吗？”

“哦，山西来的，太原的邮戳......”说话间邮差便把信递给了徐承志，邮差事还忙，掉头走了。徐承志没等回到书房，就迫不及待的拆开信笺，仔细观看，只见上面写道：“承志亲阅：自登州别过，屈指已有半载；弟感兄恩，倍加思念；今不闻兄处近况，令弟寝食难安。兄之才华，令人刮目，但不知如今可得意否？吾深知兄之鸿志，令弟不敢比翼，弟本不才，实难高攀，更不敢强求，只好寄人篱下，将就度日，倒也知足；兄乃富甲一方，拥有千万，令弟羡之，蒙兄知遇，如同再造，弟没齿难忘，吾见经纬，正处求贤，兄若有意，可图发展，若兄有幸来晋，弟当竭力引荐！祝令尊福寿，令慈康健！弟:凤梧顿首。”承志看罢，沉思良久，才把信放下，心中踌躇满志，决意北上施展才华，把自己毕生所学，贡献给国家，即便不求名垂千史，也要图个一生无憾。他把想法和玉芬说了，玉芬也大力支持，玉芬说：“听说北方是另一片天地，那边有共产党，是中国人之希望，不如我们一起去吧，我也早就向往着那边......”没等玉芬把话说完，徐承志就深情地把她揽在了怀里，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 第六回 刘玉芬深明大义 徐承志决意北上

上回说到，徐承志看罢赵凤梧寄来的信后悲喜交加，喜的是国难当头，凤梧的信就像一场及时雨，自己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悲的是上有高堂父母已经年事已高，风烛残年。自己怎忍心再次远离家乡呢？何况刚刚结婚，新婚燕尔，也不忍心抛下娇妻，自己一厢情愿的天各一方，身居两地呢？正在犯愁，被玉芬看在眼里，便在晚间问起此事，承志也不想隐瞒便和盘托出，不料深明大义的刘玉芬却劝道：“承志啊，不是有句老话叫‘好男儿志在四方吗’？眼下这个时局动荡不定，显示日本鬼侵略中国，后来又出现过汪伪政权，现在倒是日本投降了，汪伪也倒台了，可是国共又大张旗鼓地交战了，别看老蒋现在势力强大，说不定将来也会被毛……”，刚说到这里，徐承志便“嘘”了一声，制止她不要再说下去，然后，便小声地对玉芬说：“你呀。就知道图个热闹，说话不动脑筋”。说到这里又故意压低嗓门，把脸凑过去，对着玉芬的耳朵小声说：“其实我比你清楚，天下早晚是共产党的，这不，给我写信的赵凤梧就是个地下共产党，他就是北边的人，想让我和他一起干，我只是担心父母和你……”,说到这儿被心直口快的玉芬打断了她的话：“看你婆婆妈妈的，还亏你留过洋呢，家里有我在堂前替你行孝，况且二老的身板都那么硬朗，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的，大丈夫天下为家嘛。等有机会了再把我们一块儿接过去不就行了……”。

就这样小夫妻二人盘算了一夜，准备过了年就要北上。

再说赵凤梧究竟何许人也，他又怎么认识徐承志的呢？

说来话长，还得从半年前说起。赵凤梧，山西五台县人，和阎锡山是老乡，原来在阎老西麾下吃粮当兵，后来在太行山区的麻田一带，“百团大战”挫败日军侵略军后，他便投奔了八路军，半年前在接受东北三省日军投降事宜中，他又街道紧急任务，在返回的途中，路径山东登州，当住在一个客栈时，那天晚上街上发生了枪战，差点丢了性命，是刚学成回国的徐承志救了他。所以，他对徐承志的救命之恩始终不能忘怀，现在八路军总部利用他和阎老西是老乡又是官兵的关系让他打入了处在太原城东南五十里的一家兵工厂。其实这个兵工厂是蒋介石建立的，所以叫做“经纬厂”，为什么叫经纬厂呢？顾名思义，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老大叫蒋经国，老二叫蒋纬国，寓意“纵横中国”，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是多么的看中这个兵工厂，所有一切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用的全是美国专家，现在中共方面也积极筹划将来有一天全国解放，还希望这个兵工厂能够和平过渡，所以便想尽一切办法，让赵凤梧打入了内部并参加了管理层。【【【便想起了虽有一面之缘，却有着救命之恩，而又才华横溢的徐承志，想拉他入伙，所以，就写了这封信，试探徐承志是否有意来晋，况他家有那么大的资产，兴许会为全国解放事业有所帮助，这是后话不提。

春节过后，一日，徐承志来到父母房间，先问了声“父母安好”，徐老汉见儿子似乎有什么心事，便让儿子坐下，他自己左手端着水烟袋，右手捻着跟烟杆，和颜悦色地问道：“志儿啊，论理说，你漂洋过海好几年，不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又担惊又受怕的整天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现在你平安的回来了，并且还娶了媳妇，一家人都和和睦睦多好啊，可我最近发现你总是心事重重的魂不守舍，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跟爹娘也不能好好地说道说道吗？”，承志随口说道：“爹，儿子不孝，让您二老操心了……”，随即便把年前凤梧的来信和他的想法跟二老说了一遍，徐老汉听罢，喜笑颜开，拍手叫好，表示大力支持承志的想法，并一本正经地说：“是好事，去吧，看来蒋家王朝迟早要垮台，唯有跟着共产党才是正经出路，怕不方便的话，你先走，等安顿好了，就回来接玉芬一块过去……”，承志听了兴高采烈，没想到老爹如此的开明，就行牛犊子撒欢似得跑回了自己的屋里，抱起玉芬就转了好几个圈直到累了才放下来，把父亲说的话给玉芬重复了一遍，玉芬也是满脸通红，既为承志高兴，又觉得有很多的不舍，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依恋，只见如花的粉腮上挂了两串泪珠，徐承志又劝说了一番，玉芬才像出水的芙蓉，抿嘴一笑，两腮上也出现了两个漂亮的酒窝，事隔两天，那是一九四七年的正月十八，徐承志便带了一些生活用品，整装出发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 第七回 舍父母承志北上 思娇子念祖修书

话说徐承志告别了父母妻子，离开了故土家乡，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一路上饥餐渴饮，几经周转数日，那天来到了太原，出站口外面早有赵凤梧翘首等候。两人见面后，先是握手拥抱，显得格外亲热。随后，赵凤梧给徐承志拎着行李，来到车站广场南边不远处，凤梧用手指着一辆早已停放在那里的黑色小轿车说：“上车吧，这是专门来接你的......”“哇，赵兄，你好气派呀，怎么还混上这个了，真的了不起呀”徐承志调侃的说。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轿车跟前，等候在车里的司机，一看两人说笑着走过来，急忙下车打开了后备箱，把徐承志的行李放了进去。这时，赵凤梧已熟练地打开了车门，把徐承志让了进去，他自己又转到车的左边上了车。司机放好行李后，急忙上车。在稠密的人群中，徐徐前进，好大一会儿才驶出太原城，朝着东南方向而来。

在车上，赵凤梧风趣地说：“在你的信中得知，你已结婚，这下可苦了令夫人独守闺房，况且令尊高堂俱是年事已高，本该仁兄在堂前尽孝。小弟此次邀兄来晋，也是不义之举，望兄谅解，但国置多事之秋，拯救万民于水火，施展仁兄之才华，实现仁兄之理想，又唯此路是正道，这才叫铁肩挑重任，务以国事先，不求青史记，唯图于心安，仁兄德才兼备，可为大帅，我还有一位朋友智勇双全，可做你的先锋，我若能给二位仁兄保驾护航，何愁大事不成”说到这里，赵凤梧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徐承志听罢，心里只觉得像是波涛汹涌，先是沉甸甸，酸溜溜，后来又感觉到甜滋滋，热乎乎的。他把身子往坐上一靠，先是打了个咳声，随后深沉的说：“家父本想让我继承家业，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墨守成规，总想劈开一片新天地。家父年迈，因我是个晚子，从小就疼爱有加，凡事都总顺着我。这不，我刚收到你的信后，还深怕他们不同意呢，没想到这么爽快的答应并大力支持。再说，我媳妇原本也是大家闺秀，况念过师范，更是通情达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居然懂那么多大道理，还有革命理想，这次也是她的一番言语，更加坚定了我这次来晋的信念。她还说让我先来干着，等方便了她也要过来呢，她还说让我在这边安心工作，堂前二老由她照顾着呢......”说话间，轿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过了很多村庄小镇，来到了太原府东南方向五十里外的一个小镇。赵凤梧兴致勃勃地说：“到地儿了，这样吧，你一路鞍马劳顿，找个下榻的地方，你先休息一下，有事明天再说，我先回厂里安排一下，晚上过来陪你，怎么样？”还没等凤梧把话说完，徐承志急忙打断他的话，语气十分诚恳地说：“不用了，直接往厂里吧。你知道的，我是个急性子，先到厂里看看，随便住哪都行，能不麻烦的就一切从简，咱是来搞生产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的。况且眼下局势还是低调点吧，不宜太张扬，等将来国家富强了，随便怎么都行，你说是吧......”就这样，俩人推来拽去的就径直往经纬厂去了。

日月穿梭，光阴荏苒，徐承志来到山西古镇经纬厂，不觉将近一年了。在这将近一年里，徐承志和几个技术尖端人士一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经过多次技术改良，造出了很多在原来装备的基础上先进了很多的新式武器。通过地下交通站，都运到了太行山区的革命根据地，交给了八路军总部，并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皮定均副总司令的嘉奖。他们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战斗在阎锡山、蒋介石眼皮子地下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和信仰可歌可泣！不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多么艰难，更别说内心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有一天，徐承志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照常上班，路过保卫科时，被门卫叫住了：“喂，徐师傅，你稍等一下，这里有你一封信呢”承志问：“哪里来的？”门卫看了一眼信封，和颜悦色的微笑道：“浙江来的，大概是家书吧。”说着便把信笺递给了徐承志。徐承志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就知道是父亲写的。

等他下班回到自己的宿舍，便拆开信封，仔细阅读着父亲的来信“承志吾儿，见信如面，许久未晤，甚是思念。近闻时局动荡，人心所向，不言而喻，故，父只担心，吾儿年轻气盛，做事难知进退，事关前程，务需斟酌，三思而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做功臣，不做国贼。再者，吾与尔母，风烛残年，你本就是晚生，全凭祖上阴德；吾今岁已过花甲，苟延残喘，天年有限，而今吾等之患，谅儿心知肚明。若能使玉芬北上，愿苍天有眼，祖宗庇佑，望能早得麒麟，父则死而无憾了......”承志未等看完，早已眼眶湿润，心潮澎湃，仔细想想，自己有生以来，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父母的养育之恩，深情似海，可父母已至暮年，未报点滴之恩，心里感觉甚是愧疚。想到这里，他便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究竟他想干什么，且看下回便知。

# 第八回 徐承志奉命南下 老太公慷慨捐赠

承志拿着父亲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不觉心内波涛汹涌，思绪万千，想到父母一生，乐善好施，年近四十，才生了自己。自从自己出生，全家如获至宝，真是娇生惯养，关心备至，七岁上，入私塾读书。长大后，父亲不惜重金让自己出国留学，现在又远离家乡，身居两地，相隔千山万水，如今父母俱已高迈，风烛残年，万一有个马高蹬低，三长两短，自己不落个不忠不孝？何况古人常云：儿女俱可重生，父母焉可再造。想到这里，他一时间思家心切，难于抑制。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卧不宁，一只手拿着父亲的书信，一只手倒剪在身后，来回踱来踱去，看得出此时的承志已是心乱如麻。突然间，他停下了脚步，若有所思的歪了一下头，然后，把信收好，装进了衣袋里，熄灭了灯，带上门，径直来到赵凤梧门口，只见凤梧的小屋还亮着灯光。承志心中一喜，心说：“还好，他还没睡”眨眼来到凤梧门外，轻轻地敲了两声，里面的凤梧听见有人敲门，便亲切的问道：“谁呀，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有事嘛？”说话之间就急忙开门， 等他刚开门还没来得及端详来人是谁，只见承志心急如焚的一头撞了进来，把凤梧吓了一跳。当凤梧定睛看清楚来人是徐承志时，不由心头吃惊，急忙问道：“承志，怎么回事？看你急成这样，莫非是出了什么大事？”徐承志缓了口气，连忙从衣兜里掏出了父亲的来信递给了凤梧，“你看看吧，是我父亲来的，我是来跟你商量辞职的，我没心思在这儿干了。父母老了，经不起弹打，百善孝为先嘛......”没等承志把话说完，凤梧已经把手中的信粗略地看了一遍，看罢，眉头一展，略加思索地说：“你这样辞职回去，守在堂前，这也是愚忠愚孝，我谅伯父伯母也不会答应的。其实我早就为你考虑了，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正好，你既然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放把计划说说，我已经跟上级还有老阎都商榷过你的事情，他们都已同意并且决定让你把父母和玉芬一块接到这边来，也就是为了能够使你安心工作，不再挂念家里的一切。一来，你是个很关键的人才，二来这边相对安全，为了日后和平过渡，的确这里不能没有你。”承志听罢，欣喜若狂，手舞足蹈，高兴极了，一把抱住凤梧的身子，久久没有松手。

书要简短捷说，徐承志听完赵凤梧这么一说，不由得心花怒放，喜笑颜开，高兴的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清晨便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回到了奉化老家，见到了年迈的父母和如花似玉的娇妻。老夫人见儿子回来，先是老泪纵横，激动地拉住承志的手，久别重逢怎能不激动，上一眼下一眼不停地打量着儿子，玉芬含情脉脉，她那粉腮上挂着泪珠，把脸扭过了别处，好像是不想让丈夫看出自己伤心的样子。还是承志先开了口：“爹，娘，你们的身体咋样？还好吧？我在那边时常挂念，我不在身边，让爹娘受委屈了......”还没等承志把话说完，老夫人急忙接过话茬说：“没有呀，我们没有受丝毫的委屈，有玉芬在我们身边就足够了，她对待我和你爹，就像亲生一般。倒是辛苦了玉芬，每天忙里忙外，收干晒湿，有生变熟，端汤送饭的全是她伺候着，和亲生闺女没什么两样......”老夫人正说着，徐老爷子便一副温和而严肃的态度，一本正经地说：“你就别啰嗦了，志儿还没进门，看你就没完没了的，不先问问志儿这次回来有什么大事没？如果没什么大事，就让孩子回屋歇会儿再说。志儿，别听你娘啰嗦了，再有三天三夜，仍旧啰嗦不完。你先说，这次回来是喜？是忧？还是有别的什么事？难道是......”没等徐老汉把话说完，徐承志便打断了父亲的话，然后像竹筒倒粽子一般，把他收到父亲的信后，归心似箭，连夜去找赵凤梧，赵凤梧又如何筹划并安排他此次回来，就是为了免除一家人的后顾之忧，将来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更大贡献的措施，从头到尾地给父亲陈述了一遍。徐老汉听罢，沉思良久，先是摇了摇头，后来又点了点头，最后一把拉起承志的手，说：“跟我来！”说罢便神秘的朝后院走去，徐承志像被泼了一头雾水，不知父亲是何用意，只好跟在父亲身后，来到后花园书房之内，只见父亲来到一张八仙桌前，示意承志把供桌挪开。随后徐老汉用手，恭恭敬敬并小心翼翼地把一张祖宗轴像掀开，露出一扇小门。徐老汉从腰间摸出一串钥匙，在里面翻来找去，最后选定一把黄铜钥匙，把门打开，徐老汉便侧身进去，徐承志好像有些心虚，先是怔了一下，随后便跟在父亲身后，徐徐渐进。进门便是往下走的台阶，两米以外，隐隐约约还能看见，再往里就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再往前走便是伸手不见五指。现在大约有三米多深了，凭感觉，承志仿佛觉得父亲在石砌的墙壁上摸索着什么，不一会儿好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父亲用平时吸烟时用的火石，用火镰打着，点亮了一根火把，在火把的亮光照耀下，徐承志发现前面还有一道铁门。由于和外界封闭，走到和铁门都是湿漉漉的，并且时有难闻的潮气扑鼻。徐老汉借着火光，又从那一串钥匙当中拣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锁打开，看来这里是就连父亲也不常来的地方。进去铁门后，只见里面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地下室，里面摆放着几只牛皮包裹，铜皮镶嵌的大箱子，徐老汉举着火把，另一只手捻着自己那稀疏的胡须，洋洋得意地说：“志儿，这是你爷爷和我二代人的心血，今儿个就交给你了......”欲知徐承志是何反应，且看下回。

# 第九回 明大义徐府揖宝藏 顾大局举家上太原

上回书说到徐承志到家后，见了父母，说明了这次回来是为了接她们和玉芬北上的意思后，徐老汉先是摇了摇头，随即又点了点头，这里需要给看官解释的是徐老汉摇头的意思是接受不了北上太原的事实，因为自己祖祖辈辈生活在南方，况且，自己已经土埋脖子了，又要背井离乡？再说自己这么大的家业托付何人？眼下这一大摊子事能走得开吗？所以，徐老汉便用摇头来表示不能接受儿子的条件。转念一想孩子大了，现在又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自然有他们的想法和事业，如果不随儿子北上，这不成了儿子的累赘吗？不，不能这样，干脆随了孩子的心愿吧！所以，他就又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随即做出惊人的决定，本来计划在临死前再把后花园书房地窖中宝藏的秘密告诉承志的，不料承志的这次突变，不得不提前告诉他，所以，徐老汉便一把拉住承志，来到后花园书房内，从祖宗轴像后面打开密道，来到地下室，把所有的宝藏都交给了承志，并嘱咐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爷爷和我苦心经营才积攒了这些，今天就交给你吧，你看怎么处置，我也就不管了……”，承志一打开箱子，只见尽是些黄金、白银、珍珠、玛瑙、玉石、翡翠这类的东西。还有不少古玩字画，承志看罢，激动得不停地搓着两手，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这时，徐老汉开心地笑了……

书要简短，详略得当，话说，徐承志陪着父亲从地窖中出来后，晚上便和玉芬说明了这一切，玉芬随即说道：“这么重要的大事，你干嘛跟我说这些，我毕竟是刚过门的媳妇，你不怕犯了忌讳？”，承志很坦然的回道：“这不是对你高看一眼嘛，况且，你在父母眼中可是徐家的恩人，没有谁把你当外人。”，玉芬听罢心中自然美滋滋的，随后便凑到承志耳边，试探着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这笔财富？”

“我还没有想好呢”。

“我倒有个主意，”